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六

立吳
玠廟

致尹
焯仕

陳淵
論使
事

八 甲午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 丁丑

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遷一官致仕以焯引年告老

故也 己亥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

所升黜且趣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敵

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

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

寡未必怒與多不若寡之為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

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

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

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 癸卯 上謂

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與者可一一錄付恐將

不意老歐安獻劉副京改科年
留釋陽永鑑鑄劉副京改科年

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 温州僧清了者與其徒

自言 上嘗賜之以詩 上謂宰執曰朕不識清了

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温州體究恐四方傳播謂朕好

佛朕於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於治道 乙巳

布衣歐陽安永獻 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東帛 二

月辛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

仍兼節制軍馬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

自 治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頃緣多事游展試期

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

場於 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吏

展一年於 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

喻礪表
汝謝

張改除縣
鼎杖劇

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 紹興十二年省試爲準於
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用御史中丞廖剛之
言也 丁巳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知遂寧府汝礪
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因求去改除
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 上略曰顧
臣何知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旣不能割地以賂敵
暨僞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 張鼎
特改合入官鼎爲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 上諭大
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
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
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

廖剛
以忤
秦檜
出

罷史
館

孟庾
東京
留守
留守
將帥
潛臣
當體
國

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丁卯罷史館以日歷事歸祕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舉以監修國史繫銜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始用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揚英言國史案文移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歷所爲名 西京留守孟庾爲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 庚午 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潛臣皆當體國爲一家士

罷育
量
賞

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費也

史臣曰兵民不可相無久矣豐其衣食以責其死
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當惜然
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
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於體國者不可以
語此

癸酉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
暴揚前日之過舉蓋害陛下之孝治望悉罷累降指
揮從之先是新知太平州秦梓知秦州王暉皆以恩
倖得官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爲之地繇是二人驟進
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

張燾
胡世
將議
蜀事

何論
松未
鑄

自京洛入潼關已聞全國有悔盟意逮至長安所聞益急燾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爲言和尚原最爲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之燾遂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以右諫議何鑄奏其懷異自賢也 丙申大金賀正旦使蘇符自東京歸初洪皓既拘冷山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希尹曰汝性直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

縣久
令任

范論
役在
十振

行會莫將繼來議不合因之涿州事復變符至東京
敵人不納乃還 丁酉詔川陝宣撫司自今或有警
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于軍事待報不及並許
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 夏四月丁未知建
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
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
隱漏稅賦四萬貫石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
風能吏 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
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
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 癸丑右承議郎
范振上書論在幕者戶長等十事乙卯 上謂輔臣

張俊乞免
和買許

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壬戌東京副留守劉錡入辭 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戌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戍陳汴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 乙丑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 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京羅 廣南 市舶 之利 使司 之監 守郡 之令 縣易

史臣曰賦綰天下之公法也賜綰一人之私恩也
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用歲賜以
塞之以爲寧過於私恩不可少害於公法也存公
法所以不起其例隆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
御將誠有道矣

丁卯 上諭大臣曰聞三京穀賤令有司羅之運
至江淮以備凶歲則可減東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
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
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 庚午直秘閣江公亮
乞大臣選易守令 上謂宰相曰縣令至衆朝廷豈
能人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

置四

川學

官論

富於

民

中禁

金翠

置教
文閣
孟度
以東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

韓肖胄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五月丁丑 上謂大

臣曰天下之財何必盡斂於府庫有若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若歲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王言之

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 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宮

中無敢踰者但聞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爲飾不惟

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榜諭限三日

毀棄違者重坐之 甲申詔 徽宗皇帝御製閣以

教文爲名 丙戌金都元帥宗弼入東京留守孟度

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旣廢僞齊乃言不如

以河南地錫與 大宋宗弼力不能爭及昌誅宗

敵分
四道
來侵

河南
望風
降敵

敵入
南京

弼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遂分四道入

侵命聶黎字董出山東撒離曷侵陝西李成侵河南

而宗弼自特精兵十萬餘人與孔彥舟鄴瓊趙榮抵

汴至是犯東京遂命使徧持詔抵諸郡知興仁府李

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手歸命自是河南諸郡

望風納款矣 金兵取拱州守臣 慄死之 撒離

曷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僞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 金兵入南京葛

王裒以數千騎至宋王臺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見

之遂送允迪于汴京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

敵入
長安

秦檜
蒙敵
陳桷

敵入
西京

劉錡
留順
昌府

遣人告急 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兵

長安失關中震動知陝府吳玠城守以拒金兵郝遠

遣人持全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

檄斬其使 己丑直龍圖閣陳桷守太常少卿時

上將用桷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繆以同姓名者爲

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爲參謀 上笑曰非也桷佳士

豈肯從軍耶遂召用 金兵入西京權留守李利用

棄城遁 庚寅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

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

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

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

賜李顯忠

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夜四鼓纔至城下且得報敵騎入城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官屬與規議敵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鄜瓊水陸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兵之渡河也惟孫渥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倉卒召諸帥議出師楊政及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吳璘抗聲言曰和尚

胡世將誓死河

李寶興仁之捷

原殺金平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慢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是日統領軍馬李寶與金兵戰于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衆寶岳飛所遣也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爲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守今東京旣失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錡與屬官等

劉錡
設戰具

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
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
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
軍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
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
取僞齊所作虫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
代筵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
矣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
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敵遣楊政郭浩爲之聲援
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
口不報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己亥萬壽觀使

許世判
胡將便

廖折
剛鄭年

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
制官李貴安諒之軍隸之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
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兵侵陝西故也又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
所得指揮 辛丑提舉禮泉觀鄭億年乞在外宮觀
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于都堂
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兵講和今
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氣塞秦檜以爲
譏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
命

龜鑑曰北國背盟分道入侵人以爲中國之不幸

愚獨以爲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不幸淪沒我無以取之而敵反以與之是敵得以制其子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而兀术速於敗盟我之福也使其不叛則彼有大恩我有大費如向者燕雲二京之事其禍愈久而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旆方北敵騎已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時曾無遠略乃且持祿固位猶使其黨以事有大變更用他相爲天子戒檜之奸謀爲如何哉

是日金兵侵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孛堇中傷退屯武功

人心
不復
懼敵

敵順
昌圍
府

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兵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壬寅金兵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黑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十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併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北國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 六月甲辰朔京東淮

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爲太保封英國公准西宣撫使張俊爲少師封濟國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兀朮撒離曷令頒之河南陝西應南北官負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兀朮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撒離曷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爲李世輔擒縛博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衆復攻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 丙午給事中兼侍講馮檝提舉亳州明道宮金國背盟秦檜以其言不讎甚懼

一日謂機曰金國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
皆不足慮獨吾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明
日機入見曰金兵長驅入境勢須興師如張浚者且
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
聞之喜機云適觀天意機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
是命戊申東京副留守劉錡爲樞密院副都承旨
沿淮制置使時敵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
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
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氈帳數重朱漆裏車有
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
天欲雨電光所燭見□□□□之甚衆既而報金都

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 庚戌工

部尚書廖剛與外任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

何鑄等即共劾剛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詭譎以惑縉

紳故有是命尋以剛提舉亳州明道觀 壬子金都

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

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

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

早府治會食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

西兩門受敵鑄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

敵先攻東門鑄出兵應之敵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

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五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

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北人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將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彥舟鄴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時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搏韓直皆被數矢戰不

劉順之
討昌錡

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闖入敵陣中所以刀斧至
有奮手搏之與俱墜于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
屍盈野兀术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
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
下皆不寧處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
俾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
筏繫橋而去宗弼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
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襄守
歸德府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
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龜鑑曰敵之侵我順昌也靴尖趯城之語此豈可

聞也哉劉錡實當之觀其鑿舟而沈示無去意皆
成借一死中求生或以神臂強弩而邀擊或以刀
斧入陣而奮拚卒至八字軍激厲先擊兀朮之謀
定而鐵浮屠之兵已懼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
棄之其執使之畏耶

京西捷
陳鼎
以忤
秦檜
之醜
州

丙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皋及金兵戰于
京西敗之 戊午右承事郎陳鼎降一官鼎上書言
敵背盟秦檜怒言者因論鼎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
以鼎知德興縣 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
官鄭達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兵于醜州敗之
復醜州 壬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居明卒去

敵望
吳璘
不敢
爭

胡世
將全
敗金

位 甲子權主管廊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兵于
青溪嶺却之初撤離曷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
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荔嶺撤離曷自登西平原
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
涇原路欲走邠州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在邠州
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
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非素臨行陣之人
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誦
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萬谷吳頭麻務屯之間
金兵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撤離曷自將銳兵攻
青溪汲弼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弼於軍前

政北志向
之湖于

以徇彥率兵迎金兵戰盤猴免耳敗之金兵去復還
屯鳳翔 乙丑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罷
先是江西漕司負月椿錢詔總領官曾慥劾罪子志
行部取漕吏釋之慥言于朝故罷子志再使湖北先
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
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
前子志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
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
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
云久負抑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
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

子志
知秦
檜奸

命岳
飛班
師不

孫顯
敗敵

上親
製兵

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 靖康時事子志曰與檜同
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
歸非大姦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爲過後乃信
服子志再以毀去自是閑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
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
若虛見飛于德安府諭以面得 上旨兵不可輕動
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
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湖北京西宣
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兵戰于陳蔡間敗之 丁卯
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
精思熟講非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

曹成
敗敵

劉錡
以功
建節

韓世
忠軍
敗敵

又造銳首小鎗初亦未以爲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鎗也
戊辰川陝宣撫司左統領官曹成自沂陽襲金兵于天興縣敗之 庚午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元术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旣又遣中使撫問 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闕北伐遇金兵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兵于沂河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 福建路宣撫大

張邊
言邊

上嘉
張邊
之忠

命舉
將帥

使張邊言臣竊念自羣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振事
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
須一無所清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
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
知天下非 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
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固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
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
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
條畫海道舟船利害 上嘉邊之忠遣中使獎諭邊
時大治海舟至十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以上各舉智勇

詔將帥

田晟
敗敵

詔將帥
士飭將

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 戊寅 上曰北敵入境諸

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朕陰大廈御締綌猶不能勝

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胄每念薰灼之苦如切

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

及金兵戰于涇州敗之初撤離曷既為王彥所却遂

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壁壘未定奮

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器甚衆金

兵敗走 甲申 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徂

於屢勝士寔以驕可下詔飭其嚴整行伍明遠斥堠

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克敵致勝

而已 上又曰北土雖異性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

之涇
州

張憲
等復
穎昌

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爲言既而西北敵人燕人來歸者益衆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爲用今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嚮是日田晟及金兵再戰于涇州敗績金兵雖獲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郡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爲防秋之計保險以自固矣丙戌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降其守閤門宣贊舍人馬秦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傳選及金將韓常戰于穎昌府敗之復穎昌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

張憲復淮

秦檜令臺諫攻趙鼎

克鄭海州

張俊克亳州

制官牛臯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淮寧府又

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丁

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

京興化軍居住初鼎罷郡還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

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右諫議大夫

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命湖北京西宣撫司統

制官郝晟張應韓清克鄭州京東淮東宣撫司統

制官王勝克海州生執守將王山韓世忠每出軍必

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戊戌

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使劉光世聞

鄭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

秦檜將帥
檜班

之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
軍還太平州而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統制王德已下
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襲曰夜
入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時俊軍
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
嘗敗 己亥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沿淮制置使劉
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
先是 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帥之有
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
功狀以聞以搗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
私焉於是錡方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

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
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
機會可惜也

龜鑑曰敵至宿亳王德得以破其營敵至潁昌岳
飛得以殺其將或捷於鳳翔或捷於寶雞或捷於
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
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
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
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觀
敵帥告兀朮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
王師且曰此順昌旗幟也亟退避之復雖雪耻此

蓋可乘之機也撫機不發何爲也耶

大事記曰兀朮敗盟入臨不惟劉錡以八字軍直
入敵陣大捷于順昌而李寶捷于興仁姚仲等捷
于鳳翔牛皋捷于京西孫顯捷于陳蔡曹成捷于
天興縣王勝成閔捷于淮陽楊從儀捷于寶雞縣
王貴姚政捷于潁昌府王侯捷于東洛口邵俊王
喜捷于淮陽吳璘捷于陝州韓世忠捷于泃口楊
沂中捷于柘皋而岳飛捷于郾城乘勝逐北兵至
朱仙鎮距京東四十五里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
之役敵震懼喪魄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已
厭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蓋誠然也

秦檜主罷兵和議已定矣

秦檜

鼎趙

庚子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右諫議大夫何鑄章再上遂有是命制略曰朋奸罔上惡

張應

等入

西京

殆並於共兇專利擅權罪實侔於楊李 秋七月癸卯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

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偽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

應清與之會遂復永安軍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戊午 上曰朕嘗與諸將論兵諸將

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上取勝論
和在勝人

鄆城
之捷

長安
之捷

胡世將
焚浮橋

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爲然令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 己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宗弼戰于鄆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兵戰于長安城下敗之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兵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

穎川之捷 詔岳飛班師 諸州復入 翼爲擇 大祀 頭子 錢

編可採也 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兵戰于穎川府敗之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郢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始傳令曰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旗靡輒亂飛望之口喏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起行在於是穎昌淮安蔡鄭諸州皆復爲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蓬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爲激賞之用許之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攷三

議作

訪求

大隸

附取

和不

樂習

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
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祕書
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
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
樂亦久廢詔太常隸習於是太常丞周質羔輯舊聞
閱工器而樂始備八月壬申降詔提舉江州太平
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喻樛陳剛中令吏部與合
入差遣凌景夏樊光遠與外任差遣毛叔度與對移
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
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
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爲閬州州學

韓世忠
淮陽

秦檜
喜劉
昉
吳琦
敗敵

優微
廟舊
人

教授叔度爲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 乙

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成閔

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外閔身被

三十餘創世安亦胷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

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兵于

沂州譚城縣敵溺死者甚衆 丙子劉昉爲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昉爲秦檜所喜故旋用之 戊寅知陝州

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兵中條山寨敗之獲

馬二十匹翊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毛罕

己卯軍執奏 徽宗隨龍人乞恩例 上曰若舊

人尤當憂恤凡事于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

韓世忠
敵李興
敗李興
成李興

上論
戰守

何鑄
攻張
九成

致亦欲風勵四方乃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

金兵自勝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之

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

至于秋湖陵遇金兵所遣鄺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

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

侵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

興遣銳士自他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 上與宰

執論戰守之計 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

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

已 丙戌祕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以御史

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

赴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 壬

辰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兵于盩厔縣東敗

之 甲午川陝宣撫司同統制邵俊統領王喜過金

兵于隴州沂陽縣牧羊嶺敗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

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

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

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

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

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丁未揚政軍同統領楊從儀

劫金兵于鳳翔府城南寨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兵

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為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

楊從儀
敵敗

秦檜
主罷
軍

楊沂中
王俊
王喜
敗敵

金兵入京
諭飛賞
岳功

汧陽之捷
臨安火

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
永寧之白馬山 己酉 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
飛凡爲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彼
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爲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
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
功乎時飛已至行在故 上訓及之 庚戌合祀天
地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 癸丑楊政
軍統制官楊從儀即俊統領王喜敗金兵于汧陽
辛酉臨安府火延燒省部倉庫

朱勝非閑居錄曰趙鼎淮上用兵以三百萬鑄入
三省激賞庫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兵還河

南故地增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
歲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賚便蕃權勢熏灼至是
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
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搗賞計畝率錢徧天
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而兵未嘗舉
百姓尤怨既而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
盡下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
火以滅其迹無復稽考者也

壬戌言者論頃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挽
我徽宗者書之史冊又足以虧陛下孝治之風
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已經關陞

審量
法盡
廢

朝廷
主張
能吏

秦檜
上通
用教
令

王文獻
王進
文獻
馬法

許注親民仍令叔使分數恩例從之自是靖康以

來討論審量之法盡廢矣 癸亥 上曰朕觀自昔

守令能抑強振弱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

傷之自令縣吏有能稱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

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冬十月戊寅尚

書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教令秦檜等上 紹興

重修在京通用教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

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河北路統制李寶至楚州時

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 丁亥鄉

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法詔免文解一次 壬

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

論用兵在賞罰
何鑄攻范冲王
居正
患違
敗敵
吳琦却敵
揚從儀敗
敵
論兀
能為無

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
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
取兀朮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冲徽猷閣待制王
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
論二人之罪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略司將領惠
逢與敵過于野龍河敗之 十有一月戊申金將合
喜自潼關出侵陝州守臣吳琦擊却之合喜婁宿孫
也 鳳翔府同統制楊從儀敗金兵于寶雞縣 已
酉 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
伐殘忍而可為者兀朮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
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者 辛亥頒 真宗御

頌真 宗御 製七 條 賑濟 須及 鄉村 胡世 將解 慶陽 王忠 植死 衆

製文武臣僚七條于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

奏乞措置賑濟事 上曰賑濟本爲貧民近世止及

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

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皆沾實惠矣 乙卯川陝

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先是慶陽

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招河東經略使

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

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金國詔書

則不拜也惟清執之以詣撒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

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

也爲敵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

論用兵
有謀在

萬俟
營田論

撤離曷怒遂遇害 戊午 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
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
亦不足以成功 甲子右正言萬俟論營田官莊
附種之弊以爲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
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剝勝之種
戶給於民散斂之擾率以爲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
監司一人徧行州縣應有營田去處覈實均散其帥
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榷者並許按覈以聞 上曰高
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爲之則不斂於民而
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斂民之
爲虐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十有二月乙未言

上知深
才授將
之

李興
死守
白馬
山

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 上曰諸校智
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薦舉
耶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使人
合理者裛爲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
十五卷 初李興旣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
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
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
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爲敵汚者當抱是兒南
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
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
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

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不可屈
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爲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
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六

趙主得
開計失

楊儀敵
郭儀子
以事張
從敗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華書局

高宗皇帝二十七

編纂所藏書

紹興十有一年春正月壬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
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
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
更者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
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賂絹布之征遂爲四蜀常賦
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
制軍馬楊從儀敗金兵于渭南 庚戌淮南宣撫使
張俊入見 上問曾請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
上諭云子儀時方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

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
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
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先是宗弼自
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
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
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後自達康來朝故有是諭也

史臣曰將帥驕蹇自有常刑 聖上保全功臣恐
其自速顛躋以經綸之訓易斧鉞之威使虎豹入
園檻鷹隼就羈紲駕馭之法盡於此矣高祖不以
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不學之過也先是韓世

以重敵不聽者劉錡
以待敵不聽者劉錡
以重敵不聽者劉錡

忠易兩鎮節鉞 上手寫子儀傳徧賜諸將至是
十年矣故復以問俊焉

辛亥 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

色敵若浸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持重以待之至糧

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攷其

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攷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

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

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 金兵取壽春殺守

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眾 甲子 上曰木瓜

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爲

對 上曰自衛觀之威公繼絕誠可美自齊觀之威

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
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

也禮等
對曰仰

見聖學高明深得

仲尼剛詩之意非諸儒之所能及

臣留正等曰孔子遺惡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
矣人主政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
幸而出於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
帝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知廬州陳規病卒
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錡巡其城一匝曰城不
足守也乃冒雨與關師古率衆而南丙寅金人大軍
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於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

敵不敢
犯不
劉錡

敵陷
商州

王德
進屯
和州

邵隆
復商
州

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
逼日莫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
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錡既得東關
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
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
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戊辰金兵浸商州
守臣邵隆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二月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敵退屯
昭關 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
山嶺閒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
忘本朝衆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

上敵不
江敵渡

王德
敵

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
三伏以待麀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繼春亦破之於
洛南縣金人乃去 丙子 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
紛然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 建炎不
同 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
輕與敵戰故敵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
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
窺江則我兵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
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 上所料 都統制王德遇
金人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 上謂大臣曰
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

論劉錡善戰張俊復巢縣敗守

托阜
敵

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

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

中能自立不變此爲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

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壬午淮西宣撫司將官

張守忠遇金兵于全椒縣敗之 癸未淮西宣撫使

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

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 上大喜 劉錡自東關

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

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三京

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阜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

之拓
提阜

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
拓阜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拓阜與金人遇夾河而
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
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拓阜拓阜地
平金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東
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湏臾而成遣甲
軍數隊過橋皆卧鎗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
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
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德
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
薄其右隅敵陣動有一將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

靜思
生應
之敵
方

弓一發將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兵鏖戰沂中令萬兵
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
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錡謂德曰昔聞
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
章氏即抗妓張穠也頗知書拓臯之役俊貽書囑以
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思
報國俊以其書進 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 庚寅
上謂宰執曰自敵浸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
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
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

葉夢得餉
不能乏

變也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
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
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

龜鑑曰敵之戰于柘臯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
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
馳聲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
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
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
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
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推貨務

敵使置南
遣措淮

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 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爲敵至之防也

龜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 高宗未嘗專事於文而沒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菟傲申訓嘗若敵至之無日八月六日 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謂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 上亦諭曰此極至之論也九年 上謂大臣曰敵雖講

張浚
獻助

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
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
偏執 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
以戰爲主十一年 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修
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爲敵至之防則知 高
宗之所以開紹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
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
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
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特進 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皋退

諸議師
將班

王乞洋
舉子給
錢米

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 甲辰淮
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
議班師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拓臯之戰
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合軍不相節
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
將亦頗嫉之 乙巳知邵武軍王洋乞鄉村之人無
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
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
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 上覽奏曰
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
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爲父母但欲民蕃衍

韓世忠
敵敗

濠州
敵陷

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招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過金
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兵陷濠州知州事王進
爲所執兵馬鈴轄邵青巷戰死之戊申張俊揚沂中
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錡
沂中謀之沂中曰廝殺耳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令我軍雖銳
未爲有制不若據險下寨然後出兵襲之諸將皆曰
善於是鼎足以爲營俊遣斥候數輩還俱言濠州無
金人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
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

濠州
之敗

戒諸
將多殺

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
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
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皇遽以策麾其
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
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
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
張俊等至濠州岳飛已渡江去會師矣 上曰首禍
者惟兀朮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兀朮可也澶淵之
役捷攬既死 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
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
乎初敵之入寇也 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

岳飛
遷延
赴援

金人
還

諸將
恨錡
復免
錢收

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爲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

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

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

之辛亥揚沂中渡江歸行在壬子金人自渦口

渡淮北歸癸丑張俊渡江歸建康府丁巳劉錡

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揚沂中之敗于濠梁也

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

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

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之夏四月丙子詔諸州縣

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戶

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罷紹興初雖令見任官

孫近
以請
用張
浚罷

復將
作軍
器監
官

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污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爲不便會軍興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 己卯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兵之侵淮西也近請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因交章論近乃有是命 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罷樞密院計議官 辛卯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

范同
議叔
三將
兵權

三將
除副
使樞

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于上以拓臯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壬辰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英國公韓世忠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畏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

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為檜畫計也同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

張附議
和浚
納兵

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罷宣
撫兵隸樞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俊先至則除
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
被禍最慘矣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
望撥入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
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 上從其請復召
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 上謂韓世忠張
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
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爲一心勿分
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术何足掃除乎

鄭剛
中阿
秦檜

總領
官姑
正名

命張
岳飛
淮東
兵
諭恢
復皆
虛辭

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秦檜曰前日所共憂者一
旦變爲安平之道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十事 五

月辛丑淮東轉運副使胡紉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
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吳彥璋總領淮西江東軍
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曾慥總領京湖軍馬
錢糧置司鄂州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
領官正名自此始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

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
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
還駐鎮江府 壬子 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
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

抑虞
宰獻
樂曲

童子
童解

張俊
薦劉
子羽

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
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
用兵之序也 辛酉布衣虞宰獻樂曲詩 上謂大
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
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
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令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
勿受 癸亥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
皆能誦經子書詔免文解一次 六月戊辰朔責授
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
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爲子羽之父鞫部曲
鞫器之後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

不以禮

論刑用贖

秦檜厚聲

合 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爲監司郡
守帶職名者甚衆 辛未 上謂大臣曰口口不可
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
爲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弗較彼軍旅侵犯則禦
而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口口此最爲得
體也 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 上曰朕謂凡爲政
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
金自贖則貧者無金豈能獨立乎贖刑旣非 祖宗
法似未可用也 總領曾慥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
目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
糧大聲初爲永嘉丞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

分省
倉爲
三界

中興
自有
天命

改造
尅敵
弓

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爲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

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康宗室百官爲上界次苗米北

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爲中界糙米東倉受之以

備諸軍月糧爲下界 甲戌 上謂宰執曰中興自

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

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

答天意也 乙亥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秦檜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

詔有司造尅敵弓韓世忠所獻也 上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弓勝金兵朕取觀之

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以更之遂增二石

秦趙 斤慶 等孫 吳曾 氏發 揮飛 知韓 世忠 奇特

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 辛巳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或曰慶孫嘗爲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張俊岳飛至楚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兵不敢近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爲金兵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府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扼凡數月朝廷命班師以興爲左軍同統制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

以玩
好賜
勳舊

進徽
宗實
錄

蔬食
祈雨
大將
之客
被罪

處置使劉光世罷爲萬壽觀使三大將既罷光世入
朝因引疾丐祠 上謂大臣曰光世勳臣朕未嘗忘
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
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
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

秋七月戊戌實錄院進呈 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

自元符六年至 大觀四年 庚子 上以臨安旱

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

學士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頴罷自

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侍衛親軍馬軍

都虞候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甲辰

岳飛
萬侯
攻

提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有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 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爲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 丁未秦檜以進書息遷少保封冀國公 壬子右諫議大夫萬侯高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類墮今春敵兵大入疆場駭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忽卒復還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

秦檜
欲殺岳飛

劉錡
罷兵柄

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伏望
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先是飛數言和
議非計秦檜大惡之及是飛自楚州歸乃令高論其
罪始有殺飛意矣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
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
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
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著也
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
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
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
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己未樞密使

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
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
大爲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
在給敕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

論教立
風不

上雨張岳合
閣後飛議不

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
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
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
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癸亥大雨翌日輔臣
稱賀 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
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首殆遍恐旱災必有致之
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文耳 是月樞密使張浚

論軍
濫賞之

除官
必謹始

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
不協故也後因奏事乞促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
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
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
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臣
今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
革前弊八月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將作監
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
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
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
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卿監郎官必擇他日可補

待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 甲戌樞密副使

岳飛
罷飛

岳飛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復交疏論之高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甲

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未嘗無歲此天祐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 祖宗

復收
義倉
置義倉以備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寢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

令監郡守同濟國事胡世起復

命覺察滯獄

無飢疾矣 癸巳 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乎可令御史臺察其尤者措置行遣庶幾協和共濟國事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 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 甲午 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艱難未能弭兵斯民抗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

報括
岳飛
錢物

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
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瑀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
是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項於
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
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
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 上謂檜曰聞
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
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瑀往縱不能盡若得
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
萬緡比之頭會筭敏不知幾戶民力可以辦此 鄂
州前軍副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制張

王俊
告張俊
憲變

上諭
議和
之首

憲謀據襄陽為突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
不得還乃妄申金人兵侵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
兵而已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
之以統制官傳選為證貴即以聞張俊在行府聞
之遂収憲屬吏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莫將韓恕歸
至本州 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
意爾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 祖宗有天下
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
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先是
將恕至涿州為金兵所執至是宗弼將與本朝議和
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侵泗州破之淮南大

建康
府火

劉光
遠使

劉家
灣之
捷

震 甲寅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衆 乙卯詔忠
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在奏事時金國宗弼以書來
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爲監司所按故
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諭以前罪一切不
問遂以爲利州觀察使而吉州刺史曹勛亦遷忠州
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
及金國統軍胡益戰于劉家灣敗之初胡益與習不
祝合軍劉家圍胡益善戰習不祝善謀且據險自固
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
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冲曰戰
于原下則敗原上則勝璘以爲然既相視其地乃遣

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廊延經略使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臘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天大陰霧旣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兵以馬槓敲鞮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恃其百戰百勝與習不祝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胡蓋勒兵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璘輕裘駐馬陣前麾

軍亟戰我師皆殊死聞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驍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僞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敵帥報書以行 癸亥言者乞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通古今

重銓法
定試

詔吳
璘班
師

論敵
無主
權

明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臘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
蓋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撤戍
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
且來世將處耶世將以金兵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在
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
得真金兵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江上斂其尸
以爲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 冬
十月丙寅朔 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
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撻辣今
年之戰出於兀朮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於

寶雞
之捷

欲互
易諸
軍欲
敵和

人主無斷如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戊辰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縣
敗之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賈勇士鏖
戰縣旁至日晡政遣裨將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
以招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勝掩
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
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備 上曰艱難以來
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
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纜過防秋便當爲此
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 乙亥金國都元帥宗弼
遣劉光遠等還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

重修
玉牒

岳飛
屬吏

持節而來蓋敵欲亟和故也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

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

繫錄曰宗枝屬籍 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四書而

逸於江許 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繫屬籍總要乃

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於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

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 少保醴泉觀

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爲

叔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後已有供到文狀秦檜乘

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卿周三畏鞠之 己卯 上曰凡事必謹於微

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漸易荆襄守臣

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

魏良臣使

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知閭門事王公亮爲福州

敵世

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徐議餘事 癸巳樞

韓世忠

密使韓世忠罷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

和議

以和議爲然由是爲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

世忠乃諫以爲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異域其間

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

情銷弱國勢萎靡誰復振之又再上章力陳秦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忿世忠言者因奏其罪 上

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閑退遂有是命

世忠論秦檜乞罷

邠州復胡將
世隆伏獻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
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見其面云

金兵取陝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知陝州鄭賦

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圖上

吳璘刺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客衆論皆謂璘之此

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

數倍據捉到金兵共通敵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

璘等爲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伏望

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爲盡忠許國之勸

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乞優

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

不以毀譽為賢

唐太宗若不若漢文

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捷剡灣政下隴州
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
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
全國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 十有一月丙
申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知洪州 上覽除目曰迨
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
居多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
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威王封即
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徇毀譽
空言也 丁酉 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
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

治道
當以
清靜

程敦
厚阿
秦檜

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 戊戌言者講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

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 上謂宰執曰此說

若用則相告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常以清靜鎮之

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常躬行此語 新通判

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又

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善之

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爲祕書省校書郎 己亥參

知政事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爲秦檜所引及在政府

或自奏事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近朝廷

范同
以忤
秦捨
罷
竄李
光

魏良
臣以
敵使
來

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
功以爲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廼者二使之還敵示欲
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唱萬端乘
時詐訛罪不可赦秦檜進呈 上曰司馬光言政之
大本在於刑賞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
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
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
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 金國都元帥宗弼
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弊銀帛各二十五

劉子
羽易
敵使
旗

士儂
以忤
秦檜
罷
何鑄
等
敵使

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達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審定可否 乙巳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言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出境乃還之 丁未判大宗正事士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儂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儂草奏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之故有是命 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邢具瞻等入見乙卯御史中丞何鑄簽書

張浚
不附議

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 戊午蕭毅等辭行時朝
廷許割唐鄧一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毅辭 上諭
曰若今歲 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
則誓文爲虛設 辛酉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
浚爲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秦檜將
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
議當引爲樞密使浚答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
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清遠軍
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
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 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
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

弛和不
備議以

端惑上
異不

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
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
如所料 十有二月乙丑朔 上謂秦檜曰和議已
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爲
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
爲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 丙寅 上
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
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
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
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爲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

論政廢教
亂禮

上清
論心納聽

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法殊為可笑 壬申 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 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以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珠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 癸酉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 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

論帝
大夫
學不
同

岳飛
賜死

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
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
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己亥何鑄等至軍前宗弼
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 己卯
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
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
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
須用論辨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
則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
理寺飛旣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
鞠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

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大祖俱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御前前軍統制張憲坐收飛子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揚沂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克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傳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

韓世忠
秦檜

將號岳
賢飛

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
豪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爲賢將

龜鑑曰且飛之將略亦嘗聞其大略乎飛起於劾

用者也平居憂國無所不爲征討出師慷慨勇往

隆冬按邊 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諭盛夏

出師 上有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

援而 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力疾先馳

而 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帥襄陽而克

復襄陽鎮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積奪虢州

之糧而又倡率三軍指示方略自李寶曹州之戰

以至張憲臨穎之戰凡十五戰每戰必捷敵帥相

昔謂撼山易撼岳飛兵難吁當時有如飛者數十
輩布置邊面是真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槍乃屏棄
之曾不甚惜何耶綸音趣覲彼之所以逗遛不進
者蓋亦以事機垂成爲可惜也莫須有三字強以
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
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鷲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良狗烹此爲不能保全功臣者說也况鷲鳥猶未
盡而狡兔猶未死者哉

大事記曰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
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
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

羣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晟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徒亦以阿附並冰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於是盡逐君子盡用小入矣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綱趙鼎安否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爲經略使買馬至二千四百匹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七